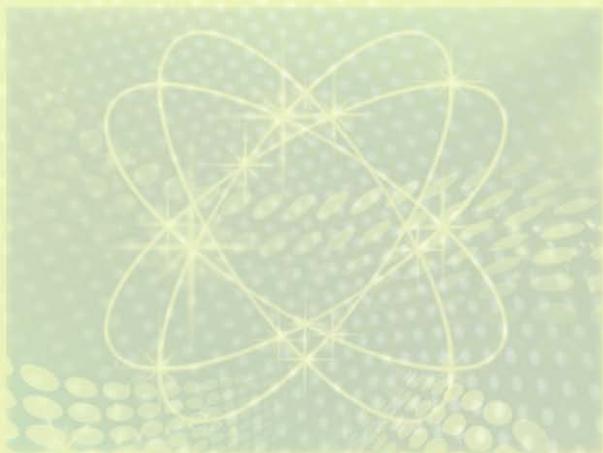


时代回响

南方农村报新闻评论精选

南方农村报 编



南方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代回响：南方农村报新闻评论精选/南方农村报编. —
广州：南方日报出版社，2012.12
(南农50周年书系)
ISBN 978-7-5491-0734-6

I. ①时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新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91588 号

SHIDAI HUIXIANG

时代回响——南方农村报新闻评论精选

南方农村报 编

出版发行：南方日报出版社

地 址：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

电 话：(020) 83000502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9.75

字 数：255 千字

版 次：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152.00 元(一套 4 册)

投稿热线：(020) 83000503 读者热线：(020) 83000502

网址：<http://nf.nfdaily.cn/press/>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“南方农村报创刊50周年书系”编辑委员会

主任：陈 永

副主任：刘小骅 麦倩明 毛志勇 张 璐

委员：张 璐 陈海燕 付 伟 彭 进 王宏旺 黄 婵

本书执行主编：付 伟

总序 / 不碎的新闻

刘小骅

“新闻是易碎品”这一观点似乎为今日多数人所认同。然而，这世界上也有不易碎的新闻——《南方农村报》就生产了不少这样的产品。

从《南方日报》农村版到《广东农民报》，再到《南方农村报》；从一份报纸到拥有报纸、专业杂志、网站，能够综合运用文、图、声、光、电等各种表现形式，全方位、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的南农“小全媒体”，50年间，怀揣服务农业、农村、农民这股热忱，一家根植南国沃土的“农字号”媒体，数代人栉风沐雨，默默坚守，挥洒了汗水，收获了赞许。惟其坚守，南农才得以把责任见诸每一个行动，才得以使报道最大限度地还原真相、揭露本质。在《南方农村报》创刊50周年之际，一套总共四册的“南农50周年书系”作为奉献给社会各界、特别是关心三农的朋友的特别礼物出版了。虽然，这套书选编的文章，够不上惊世，也未必可让每一位阅者发财致富，但是，一如南农的它，蕴含非同寻常的气质，这就是朴实。它摒弃了一切矫饰和无病呻吟，杜绝了一切正确的废话。它不仅仅是一段历史的忠实记录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好文汇编，而且是凝聚了半个世纪一拨又一拨新闻人的辛勤探究和深入思考，揭示了三农生态之奥秘，具有持续生命力和历久弥新魅力的醒世之作——这便是它的不碎。

若能带给阅者回顾、感受和思索，便是这些不碎篇章的价值所在。

序 / 接地气而知天命

江艺平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

创办于1963年的《南方农村报》，在迎接50周年报庆之际，把该报50年间发表的评论文章，按不同时期、择其要者结集出版，于是就有了这本书。阅读此书，是时间的一次穿越，更是人心的一次穿越。

和那些经历过20世纪中国后半叶的报纸一样，在非比寻常的50年之中，《南方农村报》留下大量白纸黑字。它们既见证历史，也被历史所鉴证——面对时间的审判，所有纸上的言说终将去芜存菁，去伪存真。

作为南方报业最年长的子报，这张报纸不够时尚，不够新锐，却有足够的执著和坚韧，五十载报业耕耘只做一件事，就是为农民说话。从创刊之初的《南方日报》农村版，到复刊之时的《广东农民报》，再到今天的《南方农村报》，中国和中国的媒体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张报纸赖以立足、立身、立报的根本始终没有改变。

为农民说话，固然是一种姿态，又远非姿态而已。有人追求“为农民说话”的道义光环，却疏于甚至不屑于深入农村、了解农民，说出来的话往往“居高临下”，或者“隔靴搔痒”。任何媒体和个人，摆出“为农民说话”的姿态不难，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，难的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离不弃，难的是注重引领而非迎合。这本书呈现出来的姿态，恰恰就是不离不弃，就是坚

守，就是引领。

当姿态超越姿势，成为一种态度，成为一项职责，成为一个立场，“为农民说话”就成为了《南方农村报》的媒体自觉。而这张报纸所搭建的公共传播平台，也成为“三农”领域的言论高地，聚集了国内最优秀的三农问题研究者和实践者。这本书的编者有意识地展现了这个过程：该报创办50年来，从早期充分鼓励草根作者、业余作者一事一议式的众声喧哗，到后来强烈吸引国内一流“三农问题”专家踊跃建言，始终坚持开放而严谨、务实而前瞻的立场，尤其坚持从农村、农民、农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，使这个面向三农领域的公共传播平台得以聚沙成塔，积得跬步，终至千里。

一张善于“接地气”的报纸，能获得说真话的底气和勇气，也拥有知道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而去顺应它的底气和勇气。已届“知天命”之年的《南方农村报》，为农民说话50年不变，何尝不是一种“知天命”？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上篇 他们的历史（1963—1967） / 001

“以粮为纲”还是“以钱为纲” / 003

用钱靠自己是句鬼话 / 005

怎样对待群众的批评 / 007

私养为主不能动摇 / 009

干部有钱有粮才有权吗？ / 011

中篇 昂贵的记忆（1980—1997） / 013

“权力入股”要不得 / 015

讨还“土改田”于法不容 / 016

能人“跳槽”说明了什么？ / 017

村规岂能叫板国法？ / 019

乡府丢招牌为啥官员不急 / 021

“盛情”应“却” / 022

- 岂能以税谋私 / 024
- 喜闻农民敢“发火” / 026
- 先富与扶贫 / 028
- 有感于“让老百姓上台发奖” / 030
- 不应“挖肉补疮” / 031
- 治治“哑巴村官” / 032
- 从农民“比富”谈起 / 034
- 治治“五官不正” / 035
- 社教队并非“财神爷” / 036
- “民应使知之” / 037
- “条子”当令旗一议 / 038
- 赞“一个公章管到底” / 039
- 何以白割也不要？ / 041
- 莫使“创优”变“创忧” / 042
- 莫以产量论英雄 / 043
- 贺“山西县官被降薪” / 045
- “猪头”与“人头” / 047

下篇 迷失的尊严（1998—2012） / 049

- 对待上访可否“有理推定” / 052
- 村官限薪隐忧多 / 054
- 人治思维下的“维权怪胎” / 057
- 农村社区能走多远 / 060

- 别让“民工荒”成为“狼来了” / 062
- 让新工人在城市都有住房 / 064
- 我为什么主张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 / 067
- 警惕新农村建设成口号运动 / 070
- 有村委会，还须有农会 / 073
- 农村宅基地自由交易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 / 076
- 建设新农村在于改变城市本位观 / 080
- 靠外资和财政 新农村没前途 / 084
- 不可盲目推行“大村庄制” / 088
- 农民集体行动的困境 / 092
- 撤并乡镇须兼顾城乡两头 / 095
- 蕉岭试验不是农村民主的终极模式 / 098
- 代课教师问题应在更广视野下考量 / 102
- 尊重农民的制度创新能力 / 105
- 只有农民才有权流转土地 / 108
- “耕者有其田”，更要“耕者有其钱” / 112
- 市场终会惩罚行业潜规则 / 119
- 社区自治是乡镇机构改革的方向 / 122
- “截访”风盛行凸现体制弊病 / 125
- 并非每个大学生都适合当村官 / 128
- 乡镇政府负债背后的尴尬角色 / 132
- 村级非法选举是利益和制度的博弈 / 135
- 政策歧视必然逼出“流民” / 138
- 乡村治理现代化必先要城乡一体化 / 141

- 等级制还活在人们意识深处 / 144
- 村支书的困境不在村里 / 147
- 公共资源下沉，城镇化才能让农民得益 / 150
- 专权思维管治下民众怎“长大”？ / 153
- 追讨农税尾欠是为掩盖截留资金 / 157
- “缠访”不断是制度的悲剧 / 160
- 村民持碗画饼是被逼出来的 / 163
- 菜农绝望自杀缘于市场绳索 / 166
- 市场霸权扼杀议价征地 / 169
- 用流言为社会肌体诊脉 / 173
- 成光亮血案诠释乡村权威的消亡 / 176
- 制衡公权比官民互信更重要 / 179
- 官民无需互相感恩 / 182
- “穷孩子的春天”始于制度机会均等 / 185
- 警惕对弱势群体的“合法伤害” / 189
- 村民自发执法彰显畸形正义 / 192
- 明星村神话破灭于专权体制 / 197
- 提高粮食保护价是当务之急 / 201
- 司法理性失落制造冤案 / 204
- “黑道村庄”倒逼社会疗伤 / 208
- 村官“空巢”源于村庄“空心” / 211
- 道德重建有赖社会发育 / 215
- 破解“食面埋伏”，理性比权威更重要 / 219
- “上访敲诈案”背后隐现双面公权 / 222

- “血色校车”触痛农村学前教育软肋 / 225
- 松绑社会组织应成改革“破冰船” / 229
- 农民的“权利贫困线”也要提高 / 233
- 民生工程须用民主制度护航 / 236
- 农民“守土有责”，更要“守土有权” / 240
- 莫让利益之争贻误校车改革契机 / 243
- “花五百万打造村官”是村民自治怪胎 / 247
- 权利不对等让农民“依法讲理”也吃亏 / 251
- 维稳不能成出卖司法公正的理由 / 255
- 如何看待万名干部下乡维稳？ / 259
- 精英返乡利于公民意识下乡 / 263
- “民工司令部”离粤显劳动力游牧化之痛 / 267
- 村治民主比黄金白银更宝贵 / 271
- “耕者有其田”是农地制度核心 / 275
- “零投诉”的财产公示是场伪改革 / 279
- “村级市”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反讽 / 282
- “注销访民户口”是掩耳盗铃式维稳 / 295
- “十元性店”是权利残缺下的底层互助 / 288
- 农民“不纳税之愧”让公权自省 / 292
- “农妇率众镇府就餐”戳痛特权软肋 / 296

上篇

他们的历史

(1963—1967)



当而今的人们用“十年一个时代”描述社会变迁匆匆步履的时候，50年已经足够在时间版图上划出一道浅浅的天河。当我们以纪念与怀想之名推开厚重的记忆之门，寂静的历史便睁开了惺忪的睡眼，在它蠕动的身躯之下，无数曾经鲜活的生命开始重新跃动。光荣与梦想、激情与迷茫，都回响在半个世纪的隔空对望中。

茫茫宇宙间，50年不过沧海一粟，但如果将其与制度的变迁、技术的进步、观念的更新做个乘法，脚下的这片沃土同样已是沧海桑田。

蒸腾的革命热情成就了20世纪60年代的鲜红坐标。对于一个“少年”政权来说，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舞台，五千年的文明醇香，既是一笔财富，更是一种责任和挑战。而当我们以后来者的姿态去回味和诠释这段历程的时候，一种由社会进化论所带来的优越感或涌上心头，但对同样也会成为历史的我们来说，更需怀有一颗对时间的敬畏之心。

聆听50年前的历史回声，激荡着的是铿锵的生命律动，流淌着的是无瑕的情感记忆。在中国农民的身上，我们更看到了一种富足，一种坚韧，一种对生活理想的执著追求。

同样，当我们翻开刊载于1960年代报纸上的时评，让思想穿梭于那个落满灰尘的话语体系的时候，如果用“荒诞”为那段历史写下留言，笑声中回荡的恰是我们的无知与幼稚。毕竟，我们不是那段历史的主角。那段记忆，永远只属于他们。

于是，当我们的脚步和着1963年的新年钟声，开始在《南方农村报》的生命旅程中穿行的时候，首先要成为一个清醒的智者。因为唯有如此，方能一睹历史素颜。

“以粮为纲” 还是 “以钱为纲”

【南农语录】 “以粮为纲”，并不是只抓粮食，不抓其他；也不是说只管粮、不管钱，只要粮增产、不要钱增收。

李牛生产队开出社员大会，讨论了一个问题：今年（1963年）搞生产，应该“以粮为纲”，还是“以钱为纲”呢？这个讨论很有意义。他们讨论的结果是：今年还是要“以粮为纲”。我们认为：这个结论很对。

去年丰收了，我们省绝大多数生产队粮食都增产，国家任务又定得合理，大家口粮多了。这样，大家就想：今年可不可以放松一下粮食生产，多搞一点现金收入呢？“以钱为纲”，就是指这种想法。我们社员有这种想法，是很自然的，不奇怪的。想要多搞现金收入，就会想到把一些稻田改种经济作物，开展多种经营。现在经济作物不是种得多了，而是少了；多种经营也不是开展得多了，而是少了。多种点经济作物，多搞点多种经营，对国家建设也有很大好处；所以，大家这种想法，这种打算，不能够说是不好。只不过是：办事情总要分个轻重，有个步骤。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仍然是粮食最重要。因为，即使去年有了个丰收，但是经过几年灾害减了产，现在家底薄，还经不起风吹雨打，如果今年放松粮食生产，就难保不出问题。去年丰收，当然主要靠人力，但是天时还算好；如果今年老天爷偏偏同我们作对，来



一个大灾，我们又偏偏放松了粮食生产，岂不是很危险？再说，在一些去年增产很多的地方，粮食的确多了，但是继续发展粮食生产，就可以多养猪，发展畜牧业，这也能够增加收入。“积谷防饥”，是我们农民的好习惯，粮食多了，储备一点，生活安排就更加落实。所以，粮食是多多益善的，何况从全省来说，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呢？所以说，今年的农业生产，还是应该“以粮为纲”。

当然，“以粮为纲”，并不是只抓粮食，不抓其他；也不是说只管粮、不管钱，只要粮增产、不要钱增收。不是的，我们要两个方面都照顾到。办法是：放手发展不与粮食争地的生产项目，例如各项副业生产；尽量多增产油料、家畜、家禽、水产等；适合种油料和饮料而不适合种水稻的田地可以改种；社员自留地和开荒地，如果不种粮食，可以种点经济作物。说到与粮食争地的经济作物，今年就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改种一点，不要盲目改种。这样做，就能够保证“以粮为纲”，又能够朝着“全面发展”的方向前进；既稳妥可靠，又能增产增收。

所以，我省今年的农业生产方针是：“以粮为纲，大办粮、油、猪、渔，有重点有步骤地恢复经济作物。”希望大家都照这样做。

（刊于1963年1月11日《南方日报农民版》）

【回锅辣评】虽然“以粮为纲”的口号短短几年之后被淹没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政治潮水中，但对粮食与土地的天然眷恋和膜拜早已深深植根于农民的心中。

用钱靠自己是一句鬼话

【南农语录】集体经济是社员的“铁饭碗”，是幸福的靠山。办好生产队，锅里有，碗里不空，一生一世不用愁。如果只靠集体吃饭，不靠集体用钱，那不是半心半意，脚踏两条船么？

开平县水口公社社员邝龙，从单干、互助组到集体化，他家的生活，三个时期三个样，三个样子一对比，说明一个道理：吃饭用钱都要靠集体。

可是，有些人想的不一样。他们说：“吃饭靠集体，用钱靠自己。”这样讲法，对不对呢？不对，不对。集体经济是社员的“铁饭碗”，是幸福的靠山。办好生产队，锅里有，碗里不空，一生一世不用愁。如果只靠集体吃饭，不靠集体用钱，那不是半心半意，脚踏两条船么？按照他们的主张，生产队就只能单种粮食，不搞多种经营。这样，集体靠山岂不是要崩掉一半，“铁饭碗”岂不是要打烂一边吗？最后，就连剩下的一半、一边，也会保不住哩！所以，这种论调，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主张。说这些话的，多半是一些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严重的富裕中农，他们表面说漂亮话，装装门面，骨子里却想损公利私，缩小集体经营的地盘，扩大私人经营的地盘，瓦解集体经济。我们贫农、下中农，千万不要轻信这类鬼话，不要上这些人的当。

吃饭用钱都靠集体，靠不靠得住呢？靠得住。请看开平县聚

龙生产队，社员一心一意依靠集体，今年（1963年）经营了28个生产项目，只有四个月，就挣得12000元钱。社员的收入，去年平均每户500多元，今年又将可以成倍地增加。这个例子说明，只要队里既种好粮食，又全面发展多种经营，社员的生活，一定会逐步富裕起来。

当然，我们讲用钱靠集体，并不是说要挤掉家庭副业。社员的家庭副业，是集体经济的补充。按照政策去经营家庭副业是允许的。我们反对的只是那种不完成“三定”任务的弃公营私行为，决不反对大集体中的小自由。

（刊于1963年5月22日《南方日报农民版》）

【回锅辣评】曾经“承包”了农民生活的集体，而今在一些地方，不过是一皿在公权与治权间左右摇晃的民主容器。